

## 陈瑞芹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 家人不敢申冤

【明慧网】天津蓟县白涧乡刘吉素村4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瑞芹,于2017年正月(详细日期不详)被天津女子监狱迫害致死,家人惧怕迫害,屈服于邪党淫威,不敢曝光、不敢申冤,至今仍处在悲伤与恐惧之中,对此事讳莫如深,对任何人不敢提及此事。

陈瑞芹是在天津女子监狱直接被迫害致死的,在她生命垂危,监狱方面也没有通知家人见最后一面,死后不知多长时间才通知家人到监狱。狱警包围遗体不准亲人近前观看,不准掀开观看,不准验尸,要验尸得由监狱指定部门。陈瑞芹遗体的舌头都枯了,一切罪恶在罩布的掩盖之下,是否被活摘器官不得而知。亲人在监狱那里呆了四天,最后在监狱的威胁威逼下同意将陈瑞芹尸体火化,把骨灰带回家中埋葬。

陈瑞芹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因发真相资料被人跟踪到租住处,被蓟县国保大队和文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;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遭蓟县人民法院非法庭审;于二零一五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,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。

陈瑞芹因不放弃信仰,在天津女子监狱长期遭受凌虐,在五监区受到残酷迫害,被长时间罚站、不允许大

小便,她的双脚脚趾曾被踩得鲜血淋漓,身体被殴打得伤痕累累,包夹在引水机上接来热水往她脸上泼,更下作地掐乳头、猥亵下身,甚至让她吃屎喝尿。包夹随手抓起尿桶、凳子等物件就打,还说:“杜大队当班可以随便打”。狱警徐莉颖鼓励包夹暴力殴打说:“打吧,打破了我亲自给她缝去。”



▲酷刑示意图:冻刑

据一位曾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说:“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左右,那几天是近几年最寒冷的日子……因不让大小便,陈瑞芹拉了一裤子大便。在值班民警的指使下,包夹和刑事犯七、八个人,把陈瑞芹所有的衣服都给扒下来扔掉,身上只留下单的囚外衣囚外裤,刑事犯人李明把囚外衣裤拿到厕所,在冲厕所的大水桶里弄湿,然后给陈瑞芹穿上,再把陈瑞芹推到监区外的院子里,由当天值班狱警看着,冻了将近一个小时。那天气温是零下18.3度,回来时陈瑞芹四肢已冻僵,不会走路,是被刑事犯们拖拉回来的。”

“晚间,他们不让陈瑞芹睡觉(包夹和本组任何刑事犯都可以随便惩罚辱骂‘不转化’的法轮功学员),他们就象向遗体告别默哀一样盯着陈瑞芹,不让她睡觉,不许活动。只要陈瑞芹一闭眼,就用手狠命的



▲酷刑演示图:毒打

弹陈瑞芹嘴唇,或扇嘴巴子。夜晚让陈瑞芹和值班的刑事犯一起站着,不许闭眼,全组任何人都可以阻止陈瑞芹闭眼。一次夜里,陈瑞芹困的不行了闭上眼睛,一个犯人就后面一推,冷不防,她整个人趴倒在地上。早晨一看,陈瑞芹整个脸,鼻子,眼睛都乌黑发紫(每个监室都有监控)……”

狱警和包夹刑事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变着法的迫害,其手段无不用其极,早已超过了人的道德底线,超过了人的承受能力。陈瑞芹被长期罚站、不让睡觉、不让大小便,狱警指使包夹折磨她。包夹随手抓起尿桶、凳子等物件就打,还说:“杜大队当班可以随便打”。杜艳,30多岁,专门经过610培训,主管迫害法轮功,据说她遭恶报差一点死了。她培训包夹,命令包夹背长篇的洗脑材料,并利用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恶徒长期不让陈瑞芹大小便,只能拉在裤子里,也不让清理,让她就这样回到12个人的监室。刑事犯们白天超负荷劳动,夜晚被散发出的恶臭熏得休息不好,(转下页)



▲酷刑示意图:开水烫



## 清算就在眼前

【明慧网】在明慧网2017年6月29日的一篇报道中，辽宁朝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吉首军在冤判了法轮功学员后，对法轮功学员家属扬言：“即使法轮功将来被平反，等三百年后我骨头渣子已都烂了……”

吉首军的话，反映了不少至今还在参与迫害者的“心声”，至少有：一、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。二、不否认自己目前所做的是坏事和违法的事，但为了利益或饭碗还是昧着良心要整。三、平反是太遥远的事，有一种“做了坏事想逃避惩罚”的侥幸心理。

其实很多参与迫害者都知道，这一天迟早要来，但希望发生在很久以后，或拖得越长越好，或者等自己都作古了，看能把我怎么样，能把已烂了的“骨头渣子”怎么样？“人死如灯灭”是无神论的毒害，使人只看眼前，只图眼下及时行乐，还是眼前

的利益实惠，工资奖金要紧，有人还幻想着参与迫害发财升官呢，哪管还有天理良知。

其实，这种人是在自欺欺人。今天中共中的很多明白一点的人都在议论：这件事（迫害）要结束了。迫害马上就要维持不下去了！各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，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，这些不断出现的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，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的自保和赎罪。

如今迫害真相在国际上已经大白，制止迫害，追究参与迫害者已是全球共识，迫害者将面临全球、全方面的追查和追责。时至今日，相当多的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首要份子被以贪腐的名义被法办，这场迫害已走入末路，一切都在无可阻挡地朝着结束的那一刻走，迫害难以为继，随时可能被终止。◇

（接上页）大冬天的也只能整宿整宿地开着窗户通风，她们怨气冲天、纷纷指责谩骂陈瑞芹，去向狱警反映。狱警明确态度：谁让她不“转化”的，没办法，你们也帮帮她呗。到一定程度，陈瑞芹才被允许用凉水管子冲洗。陈瑞芹被折磨的不成人样，抽风、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上，精神恍惚、意识不清时被所谓“转化”了，一旦清醒了，她马上声明坚持信仰。

监区从上至下所有狱警全部参与“转化”法轮功学员、轮流洗脑，越是邪劲十足的人才越容易被提拔上位。狱警去到陈瑞芹家里摸底——所谓“关怀”走访，以共同帮助她做个“正常人”为名，欺骗家人，让家属相信监狱警察才是真正为自己一家好的，把家人被中共迫害的怨气都撒在她自己这里，哭闹指责、共同要求陈瑞芹放弃信仰。狱警们还在众人面前不失时机地真真地哭诉成了个泪人，颠倒是非、恬不知耻的说：“陈瑞芹，你对得起你女儿吗？孩子六岁时，你就去劳教了（被中共警察绑架、非法劳教）……”中共警察等相关人员颠倒黑白，通过系统的操控和安排，恶毒地贬损与丑化法轮功学员的形像，一旦家属被其伪善蒙蔽，与狱警站在一起了，狱警迫害起他们的家人来，就更加肆无忌惮、有恃无恐了。

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，天津女子监狱一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为了达到所谓的“转化率”，不择手段的利用各种恶毒方式，特别是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惨无人道。

参与迫害的狱警有：高文媛、于珍、崔学静、徐莉颖、杜艳、姚瑶、周静、王恬、李红等。刑事犯包夹有：张慕蕊、王虹、郭莉莹、吴丹、崔洪玉、李明。

陈瑞芹还曾经多次被非法劳教，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脱掉鞋子抽脸，不准睡觉，超强度劳动，天天坐马扎，隔离加上监视居住，关小号，遭野蛮灌食迫害，性虐待，被关入“攻坚大队”“严管班”残酷折磨。◇



## 国保大队长将功补过

大法弟子的事怎么办？老同修告诉他：你做多少好事抵多少坏事。

二零一五年六月份，大法弟子乙走在街上，迎面碰上国保队长，看到乙提个书包，队长说：你去学法啊，书包装的是什么？乙说是起诉江泽民的材料。他说：早该起诉他了，江泽民不干好事，出卖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我迟早也得告他。乙说：他把你们害苦了，迫害法轮功（佛法），真正受害的是你们。他低下头，没有吱声，看得出他心里难受。

一次他领着警察在大法弟子家门口说要搜家，但没进家，他告诉这位大法弟子的家人说：我给你们时间，你们把东西弄走，我再来。过后，他说是上边下的命令，并暗示注意手机监听。◇

【大陆来稿】某地国保大队长受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操控，多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其恶行在明慧网曝光后，海内外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不再参与迫害，而且暗中保护大法弟子。

一次，大法弟子甲在他家不远处讲真相劝三退。一扭头，国保队长在旁边站着也在听，甲主动跟他打招呼，“你也在这儿。”别人就问大队长：“你认识人家？”他很不好意思的说：“我抓过人家。”甲说：某某，你也退出那个害人党吧？队长说，给我退了吧。接着他又说，给我儿子也退了吧。他还问甲说：以前做的迫害